

存城亡与亡的决心。人们或许会问：郭少文说阚维雍反对韦云淞突围的话，何以不见收入《漓江烽火集》呢？我说，一九四六年韦云淞写《漓江烽火集》时，怎肯把自己的丑面貌公之于众呢！

（原载《广西文史资料》第十二期，
作者：原31军副军长）

悼念阚维雍将军殉城四十周年

覃泽文

阚维雍将军，柳州人，号伯涵，1900年8月5日出生，祖居安徽合肥，父亲阚宗駟，母亲钟氏，早年逝世，继母谢氏，教子成名。阚维雍19岁，正在广州医科学学校读书时，因受“五四”运动的影响，投笔从戎，考入广西陆军讲武堂毕业。李宗仁督办广西兼第一军军长时，为李宗仁的机要参谋，尔后长期跟随李宗仁在新桂系部队中任职。

阚维雍是我的老师，1932年我在军校交通队做学生时，他是我的上校队长，1935年我毕业后仍留队当队附，他是我的顶头上司。其后我去陆军大学读书，他在陆大将官班进修；我去31军当参谋处长时，他是军部的参谋长；他出长131师防守桂林时，我由军部调去他直辖的391团当团长，相处的时间前后加起来是相当长的。我得到他的身教言教笔教，也是最深厚最恳切的。记得在军校时，他教导我们说：“作为一个技术兵种的人，不仅头脑里要掌握许多科技数

据，随时随地可以用来解决问题，而且自己身体各部的长度，应是若干把尺子，身有多高，脚掌有多长，手姆指食指一押是若干公分，手肘长若干，臂长若干，统要记得清楚准确，任何时候都可拿来当尺子用。”他又教导我们骑马技术，如何掌缰，如何腹坐，如何使马前进后退，小跑大跑转弯停止等等，使我印象最深，迄今未忘。他生相大方出众，常戴一副无边的浅度近视眼镜。粗大的嗓子，说话雍容不迫，他勤奋好，学对工兵、交通、通信诸兵种的技术，颇有研究。曾自学日语，能翻译日本书刊；还学会越语，并能会话；1942年任131师师长驻防南宁时，因接近越境，为了需要，亲自编著《越语入门》，教授所属官兵学习。他还写得一笔流利行书，文武兼资，有儒将之美称。

1944年9月，阍将军率师进驻桂林，执行防守任务。他心情十分激动而自豪，他给其夫人罗詠裳写信说：“此次保卫桂林大会战，不日即可开幕，此战关系重大，我得率师参加，真感幸运，不成功，便成仁，总要与日寇大厮杀一场也。汝带一群儿女，避居融县，战端一开，通信已成问题，接济更不容易，已另函托均任兄就近关照。家无积余，用度极力节省，抗战胜利在望，生活总有解决办法也。”同时又写信给其叔父阍宗骅有云：“桂林天险，防御工事完成，真所谓金城汤池……加之官兵斗志旺盛，此战确有把握。”综观这两封遗书，其忠诚报国之壮志，与廉洁奉公之衷情，溢于言表。

桂林保卫战于1944年10月30日打响时，阍师长亲临前线，指挥杀敌，屡次打退敌之进攻。但敌众我寡，悬殊很大；敌人不仅配有飞机大炮和攻坚战车，还施放毒气，致我军伤亡惨重，被敌一部突进城内，切断我交通通信联络，破

坏我指挥首脑，造成里应外合的恶劣形势。防守司令部召集开会主张突围时，31军军长贺维珍已先走了。阙师长回到师部，感到部队伤亡殆尽，遂举手枪自杀成仁。他的死，是为抗击国家民族的头号敌人——日本侵略者而死的，是光荣的，是伟大的，真所谓死而重于泰山者也。但当时蒋中央和新桂系是貌合神离，极端矛盾的。蒋则想借刀杀人，消灭桂系部队；桂系白夏则表面应付，保存主力，以作尔后争权夺利的本钱。彼此对于抗战是应付敷衍，保存实力，等待最后胜利，不得已时，才付出点小本钱，以塞国人之口。这点小本钱，当然不是嫡系，不是王牌。嫡系和王牌，要留来作最后争权夺利，排除异己的后盾。中央蒋介石如此，新桂系白夏亦如此。蒋要桂军守桂林三个月待援，但援军一个未见；白则仅留两个师守桂林，其余全部调出在外围作策应的运动战，名为策应，实则逃跑。留守城的两个师，又不是建制的，而是31军的一个师（131师），46军一个师（170师是后调师补充新兵的）。破坏建制，根本违反用兵原则。所调出去打外围的一个是31军的188师，师长海竞强是白的外甥；另一个是46军的175师，师长甘成城是夏威的外甥；这两个师的装备训练都是比较好的战斗师，其企图是避免牺牲，保留下来作尔后争权夺利的后盾。在蒋桂这种矛盾情况下，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大口号下，守城的两个师，就成为权贵们为应付场面而投入的小点本钱。蒋中央以此昭示于国人曰：我尽力抗战了，被消灭的是桂军。白夏以此复命于中央曰：我们服从中央，尽到守土之责，损兵又折将。

不管蒋桂的阴谋如何，但那时勇于抗击日本侵略者，是光荣而正确的行为，为此而流血牺牲的将士，也是光荣而伟大的。阙维雍师长是为着保国卫民抗日捐躯，也是光荣伟大

的。其忠骸葬在七星岩顶霸王坪上，与陈吕二位殉城将军墓及八百壮士墓并列，树碑立传，供后人瞻仰。十年浩劫时，横遭摧毁，荡焉无存。但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拨乱反正，已拨款修复，正名分，立正气，树爱国形象以教育后代。阍师长遗孀罗咏裳，已于1984年4月30日仙逝。其遗属长子培松，现在沈阳任铁路工程师；三子培桐，现在柳州自行车厂任工程师；女儿培荪，在南宁经济干部学院教英语；惟次子培椿，尚在台湾，由于台湾当局的“三不通”，三十多年音信杳然。急盼国共三次合作早日实现，使他们早日团聚！

值兹阍老师殉城四十周年之际，缅怀往事，慨歎何已！特作联一副，以示輓悼之意：

忆畴昔，身教言传，强敌压境；兵殆城沦公俱逝。
看今朝，国强民富，彰烈表忠；精神不朽我鞠躬。

（原载1985年2月13日美国华文《时代报》）

作者：原113师391团团团长